

联 合 国



安 全 理 事 会

正 式 记 录

第 十 九 年

第一一二二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122)	1
通过议程.....	1
关于对柬埔寨领土和平民的侵略行为的控诉 (S/5697)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二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R. 赛杜先生**(法国)。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巴西、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122)

1. 通过议程。
2. 关于对柬埔寨领土和平民的侵略行为的控诉(S/5697)。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对柬埔寨领土和平民的 侵略行为的控诉(S/5697)

1. **主席**：根据先前的决定，现在请柬埔寨代表和越南共和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胡森巴先生(柬埔寨)和武文壮先生(越南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史蒂文森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苏联代表屡次把侵略柬埔寨的罪名加于美国，对此我不准备多作评论。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和攻击，多年来已成为苏联政府的冷战词藻中一种标准的固定不变的东西。

3. 但是，柬埔寨在安理会重复了这种并无任何证据的关于我国政府进行了侵略的指控，对此我必须表示惊奇。到现在为止，安理会已经开了三天会来审

议柬埔寨的控诉。每天我国政府都否认对柬埔寨犯有任何侵略行动或抱有任何侵略意图。它明确地否认美国人在柬埔寨所控诉的那几次事件中曾经越过边界。然而，柬埔寨代表——而在最近则是柬埔寨外交大臣——每天都重申了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我提醒安理会各位代表，在这些会议开始以前很久，美国已经承认，有一次确有一个美国人越境进入柬埔寨，并为此向柬埔寨政府表示过真诚的歉意。对于其他指控，正如我说过的，我国政府也已予以否认。也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证实这些指控。尽管如此，柬埔寨代表们在安理会还是老在那儿重复一些不确切的、毫无根据的说法，暗示有大批美国人曾多次侵犯了柬埔寨的领土。

4. 特别是关于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和八日的事件，我希望我们不再听到这样的指责了。为了消除那怕是最小的一点怀疑，让我再重复一遍：美国没有干过任何可以被任何客观的、通情达理的观察家看成是对柬埔寨的侵略的行为。让我再说一遍：除了昌特里亚事件以外，我们的调查证明，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员曾经越境进入柬埔寨的领土。

5. 最后，让我说：帮助越南军队保卫他们国家的美国人员奉有严格而明确的命令不要越过越南-柬埔寨边界。

6. 我还想补充一点，我国政府由于和越南共和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确信这个国家对柬埔寨不怀有任何侵略企图，因此不能被指控为对柬埔寨犯有蓄意侵略的行为。越南代表昨天在这儿所做的讲理的发言，又一次证明越南共和国是多么渴望和他的古老邻国柬埔寨恢复良好的关系，而且为此做了努力。事实上，说什么集中其全部力量从事一场生死斗争以保卫其领土，免遭得到外部资助和支持的游击队袭击的越南共和国会愿意对它的邻国实行侵略政策，在我看来

简直是可笑的。诚然，边界上的磨擦是有的，但是如果考虑到那里边界的特征，监督边界的困难，边界沿线种族混居的情况以及越共的越境活动，这就不足为奇了。

7. 其次，我必须承认，我无法理解柬埔寨代表关于联合国在这一控诉上起什么作用的观点。柬埔寨王国政府先是提出了一项对越南共和国和美国的控诉〔S/5666〕，¹ 五月十三日，又要求安理会尽快召开会议〔S/5697〕。¹ 接着柬埔寨代表强调安全理事会会有责任寻求一项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例如，在一个星期前，他在安理会说：

“联合国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赋予安理会，安理会当然有权对严重威胁这种和平与安全的这一局势进行调查。”〔第一一八次会议，第22段。〕

而在上星期四，他又说：

“联合国的首要目的是维护和平。为此目的，联合国应当象宪章明确规定的那样，不仅必须制止一切侵略行为，而且必须设法防止新的侵略行为。”〔第一一九次会议，第6段。〕

8. 然而，几乎在同一个时候，柬埔寨代表似乎又不乐意考虑一个联合国的机构来做正是他所要求做的事情。具体地说，他还在安理会上说：

“有人建议在联合国下成立一个新的、有效的机构。我们认为这样一个新机构不可能明确地、永久地解决这个问题。”〔同上，第13段。〕

9. 这里，我必须承认我被弄糊涂了。先是根据宪章维护和平的职责向联合国提出了某种威胁和平与安全的局势问题，紧急呼吁它给予援助，接着，提出的控诉却又主张只能在联合国以外寻求解决的办法。

10. 而昨天，法国代表（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也主张必须在联合国以外寻找解决的办法。这使我感到迷惑不解，因为我没有听到解释，为什么他们认为柬埔寨呼吁它采取行动的联合国不能够采取迅速的、决定性的行动。这种认为联合国无法采取迅速的、决定性的行动的毫无根据的结论是我完全不能理解的。我

觉得在迅速、决定性这两方面，联合国都将比任何别的机构做得好。不然的话，为什么首先向安理会提出控诉呢？

11. 我相信这里我们大家都会同意，联合国在解决同安理会现在所面临的同样的或更为严重的问题时的记录，即使不是十全十美的，也是令人钦佩的。我相信我们中间大部分人也都会同意，联合国这一维护和平的机构，不管它有什么缺点，可是同根据日内瓦协议建立起来的那个机构，即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的屡经挫折、犹豫不决和无所作为的记录比起来，还是显得光辉夺目的。在这些协议下，老挝和越南都发生了无休止的战争，而现在柬埔寨又提出了侵犯边界的控诉。国际监督委员会无论是在越南、柬埔寨、还是在老挝的可悲的历史都清楚地证明了这样的委员会由于它们组成的性质本身，是不能够采取迅速的 and 决定性的行动的，也就是说，是不能够采取那种为防止在越南和柬埔寨边境最近发生的那些不幸事件重演所必需的行动的。目前老挝的悲惨经历显然就是个证明，它使大家都看到，国际监督委员会可以由于其中唯一的一个成员国明显地破坏规定建立该委员会的那项协议的蓄意行动，而无法履行该协议指派给它的哪怕是例行的职责。

12. 在这种背景下，由于有了这一经验教训，我国政府不准备同意把国际监督委员会这一制度扩大到现有范围之外来处理在柬埔寨和越南边界发生的问题。如果柬埔寨王国政府希望它的边界得到有效的监督和保护，那么，就在此时此地，在本安理会，就可以找到这种办法。柬埔寨已经向负有维护和平与安全主要责任的世界机构，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出呼吁，要求给予援助。柬埔寨代表已经要求安全理事会设法避免这些边境事件重演。受到控诉的越南共和国和英属婆罗洲对于建立一支联合国边界巡逻部队将会表示欢迎。他们准备此时此地就把这支部队建立起来。我们同时也切望边界能清楚地标明。安理会能够采取行动，而且能够采取有效的行动。如果柬埔寨想找个它所要求的解决办法，那么这种办法现在就可以找到。

13. 正象我在五月二十一日〔第一一九次会议〕说过的，我国政府对下述建议不抱定见，即联合

¹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国除了采取迅速的行动以建立一支负责在柬埔寨和越南边界进行监察和监督的部队之外，还应委派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边界问题的各个方面。但是，从安理会讨论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样一个委员会如果要做到值得建立的话，就必须指派给它比调查关于柬埔寨政府犯有与越共同谋罪的所谓指控更为有益的任务。如果安理会认为除了建立一支警察部队之外，还可以响应柬埔寨的要求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的话，那么，这个委员会就必须能够获得一切可能获得的情报，必须能够同边界两边曾经发生过磨擦地点的地形和居民接触，并同那些被一方或另一方俘虏的人员接触，不管他是越南人还是越共。这样一个委员会要能起作用，就应当有权向安理会建议采取有助于这个地区稳定的进一步措施。为此，委员会应当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即怎样才能使柬埔寨和越南的边界不至于受到任何侵犯，不管这种侵犯来自何人，或来自边界的哪一方。

14. 总而言之，要想根除发生边境事件的原因，就必须期望越南人认真避免越境进入柬埔寨的领土，同样地，就必须期望柬埔寨人保证使越共不能也无法利用柬埔寨的领土。

15. 越南共和国代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越共确实利用了柬埔寨的领土。我不愿耽搁安理会时间再次回顾这些证据。我们自己掌握的证据也证实了越南提供的证据。我还要指出，柬埔寨代表关于从来没有一个越共进入柬埔寨领土的发言，至少是令人惊讶的。这不仅是因为所涉及的是一个边界未清楚标明而且监督不严的地区，因之这种说法本身是太绝对、太武断了，而且也因为它和柬埔寨人自己以前的声明相矛盾。

16. 作为一个例子，我愿意提请安理会注意柬埔寨总参谋部一九六一年九月七日发表的一份公报。这份公报说，柬埔寨政府的武装部队在柴桢省边境同一帮有一百人的武装的外国人交战，抓了一些俘虏，摧毁了约有五十个掩蔽所的整整一个营地。据这份公报说，有一名俘虏承认他是一支越共部队的连长，这支部队“从一九六一年八月以来”一直“在我国”——即柬埔寨——“领土上进行联合演习”，但是“一般都在越南领土上距边界约一公里的地方驻扎”。

17. 西哈努克亲王本人也曾经承认越共使用他的边境。在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一期的柬埔寨现状周刊上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中，西哈努克亲王写道：

“至于西贡指责我国已不由自主地成为越共代理人的通行地一事，它对我们施加如此严厉的惩罚，而对老挝——它作为越共过境通路的重要性要大得多——至少到前不久为止则给予‘宽恕’，这难道是公平的吗？……”

西哈努克亲王在谈到据美国白皮书说，北越十次中有九次是通过老挝派遣其代理人一事以后，接着写道：

“而且，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它的边境对所有的走私者和间谍都是严密封闭的呢？……当三十万南越人都未能做到使老挝、越南边境‘滴水不漏’的时候，又怎么能够指望二万九千名柬埔寨士兵能够完全封闭他们国家漫长的边界呢？”

18. 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和八日的不幸事件，进一步证明了越共在继续使用柬埔寨领土。在那两天的战斗中，越南军队成功地捕获了十三名越共俘虏。经过审讯，其中三人谈了一些和这一点直接有关的情况。他们说，每当越南武装部队采取军事行动，越共部队就照例越境逃到柬埔寨领土上去。他们说，从一九六三年底到他们被捕时为止，他们为了躲避越南空军的袭击，就有好几次逃进柬埔寨领土。他们还说，他们越共部队的食品大部分是在柬埔寨采购的，并为此目的，每月派两三批，每批各有三十人左右的给养小组从越南到柬埔寨去。

19. 为了避免引起任何误会，让我再说一遍：我请安理会注意这些证据的目的，并不是要指控或者甚至暗示——我要重复一下，甚至暗示——柬埔寨政府自觉地援助越共，因而允许越共使用柬埔寨领土。我的目的倒是要证明，柬埔寨当局和越共自己都承认，越共曾经使用而且现在还在继续使用柬埔寨的领土，而这显然是不利于越南人反对由外部支持和指挥的武装叛乱的战斗的。

20. 然而最后，我要这样说：安全理事会应该少管那些吹毛求疵的事，而应该关心消除造成国际纠纷和磨擦的原因，在目前的情况下，则是要关心对柬

柬埔寨所提出的控诉作出积极的反应。据我们所知，柬埔寨所谋求的，只不过是对其领土完整和中立给予有效保证。就美国而言，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为此采取有效的措施，而安理会在这方面作出适当的决定的过程中，自然会要求所有国家尊重柬埔寨的以及越南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21. 用最一般的措词来说，安全理事会是能够采取具体措施，以便在事实上和口头上提供柬埔寨似乎在谋求的东西，但安理会不能够只作口头上的表示而不采取实际行动。事实上，如果指望通过安理会来取得任何象如今在老挝被撕毁了的那种纸面上的保证，那将是十足地骗人和不负责任的。安理会应当对一个会员国代表在这里所表示的正当关切作出反应。这些事件大部分都给柬埔寨人民造成了损失和痛苦。我们能够帮助防止今后发生此类事件。

22.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代表，面前有两个任务：第一，要估量这些证据，并对柬埔寨和越南共和国之间发生的那些事件的全部根源和起因作出谨慎、公允的估计；第二，要决定一些实际步骤，使联合国能够通过这些步骤运用其维护和平的经验，以适应一种柬埔寨政府称之为“对东南亚的和平和稳定的极其严重威胁”的局势的需要。

23. 总之，柬埔寨来到安理会是得到了那种只有联合国才能提供的帮助，以制止它与越南交界处所发生的纠纷。那么，就让我们向柬埔寨提供这种帮助吧。

24.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安全理事会经常审议关于一国领土和居民受到另一国侵略的控诉。这种情况的产生，有时是由于相邻国家之间发生领土争端，或者是由于政治对立所引起的仇恨。尽管就我们当前所处理的事件来说，柬埔寨和越南共和国的政体各不相同，尽管它们之间确实有着潜在的边界问题，但是柬埔寨王国政府的控诉不论从性质上或范围上看，在很多方面都有其非常特殊的地方。五月七日和八日在达埃和特洛发生的事件，并不是由于领土争端所致，更不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之间一种互相敌对的好斗表现。十年来，两个国家一直能以同样的善意来克服它们之间的分歧，并减轻由于某些问题没有解决而有时

可能引起的紧张局势。如果说它们曾试图维护的这种睦邻关系不时地受到威胁的话，那就应该从自印度支那战争结束以来，使东南亚的局势日益恶化的那些事变中寻找解释。

25. 在那么多的事件中，昌特里亚事件和蒙村事件，同达埃事件和特洛事件一样，都是越南共和国军队采取了行动的结果。当然，那个国家的政府是被迫进行一场内战的，而这场战争已波及到外国，这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虽然柬埔寨也许有正当的理由全神贯注于这个地区的和平，但它和这场战争发生的原因及其蔓延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柬埔寨的邻国不幸在自己国内发生战争，那么这种局势既不能给它们以借口，更不能给它们以权利来把战争引进柬埔寨。

26. 柬埔寨自从独立以来，一直不断地对这场战争表示悲痛，并努力避开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反响。这个国家的元首很大的一个功绩，是他勇敢地抵制了各种劝诱和压力，有力而又十分真诚地捍卫了本国人民置身于这场冲突之外的决心，因为，柬埔寨保持中立肯定是有助于解决这场冲突的，而如果柬埔寨参与这场冲突，就只能使已经很严重的复杂情况更加复杂化。

27. 这一和平政策一直受到坚定不移的维护，而不管这个地区本身的局势如何演变，也不论以这样或那样的名义寻找理由进行干预的国际力量如何取得平衡。这个和平政策既表现在柬埔寨决心反对邻国或正在公开地给予这些邻国以支援的大国干涉自己的事务，也表现在它拒绝干涉邻国的事务。

28. 几年来，虽然这些事件在柬埔寨领土上频繁发生，但这一政策却丝毫没有因此而削弱，柬埔寨也没有因此而转到某些人想要它走的那条道路上去。显然，如果这个地区的冲突扩大化了，这对于那种战线愈广就愈方便的军事战略来讲，以及对于那种只能从建立新作战基地中得到好处的渗透策略来讲，本来都会是比较有利的。

29. 西哈努克亲王表现了坚定的决心，拒绝了各种要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干预的劝诱。无疑地，他已经终于说服了他的某些邻国，使它们认识到他的和平愿望和他渴望确保他的国家真正中立的意向。

30. 然而，西哈努克亲王在和某些别的大国进行对话时就不是那么走运了，对话中断了，对这些国家来说，中立政策仍然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在某些地区，中立政策可能对军事体系或政治势力范围起某种阻碍作用。

31. 在这次辩论中，我不想就我们对中立政策的评价问题扯得太远，也不想对某些国家为什么要奉行中立政策的理由作出判断，我只想举一两个发生在大国之间的冲突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大家一致认为，中立地位构成了一种真正维护和平的解决办法。我特别想到对奥地利中立的承认一事。在这以前，奥地利的局势在某些时候显得对欧洲和平充满着威胁。奥地利政府和人民所提出的保持中立和保证领土完整的要求，比较容易地就得到了各大国的支持，尽管当时各大国之间的互不信任是更为严重得多。无可否认，奥地利问题在此基础上得到解决，对于战后欧洲政策的演进以及大国本身之间的关系，都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

32. 关于老挝中立问题的争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使保证日内瓦协议的三个大国和美国发生对立。后来，由于肯尼迪总统的明智的现实主义，美国终于认识到这种中立的好处，并且承认了它的必要性。无论如何，在当时任何别的解决办法似乎都不可能制定出来或得到各有关方面同意的情况下，老挝实行中立是有它的功绩的。一会儿我还要谈谈某些人就目前发生的新的困难局势对老挝的中立提出的批评问题。但是，所有的政治家今天比以往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迟迟不采取解决办法，就会使某种局势引起的后果起变化，因为造成这种局势的各种因素必然要发生变化。

33. 承认柬埔寨的中立，并按高棉王国政府的愿望给这种中立以保证，毫无疑问，本来是会使卷入东南亚的各大国免除许多外交上的和政治上的困难的。无论如何，这种承认和保证本来可以使柬埔寨王国政府用不着把仅仅由于它的邻国的过失而在它的领土上发生的那些不幸事件所造成的局势提交安全理事会讨论。最后——而且这也不是这个问题最不重要的一个方面——这种承认和保证本来还可以使美国政府不至

于同越南共和国一起卷入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事态中去。

34. 反对柬埔寨要求的理由有两种。首先，人们认为，如果就柬埔寨的中立问题开始会谈，那就会为举行一次不仅仅限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开辟道路，而且说不定还会导致对整个东南亚局势进行全面的审查。对于这一点，柬埔寨已明确保证它打算使它所谋求召开的会议仅限于讨论它的中立和尊重它的主权问题。举行一次全面讨论的建议事实上来自另外的方面。而一些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害怕举行全面讨论的国家，都同它们的要求全面讨论的伙伴有这样好的关系，以致它们可以在讨论柬埔寨中立问题的会议以外的一个地方去进行——或者拒绝——这样的讨论。其次，有人引用老挝局势恶化的事实，想以此证明中立的解决办法是脆弱的，甚至是失败的。

35. 刚才我说过，如果老挝的中立从其必要性一出现时起就得到普遍的支持，那么许多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目前的局势只不过是这些事件最终出现的、而且是可以预见到的后果而已。

36. 老挝存在着各种非常不同的政治派别一事，确实构成了在一九六二年就被接受和承认了的中立这一解决办法的致命弱点。内部平衡之所以经常遭到挑战，不仅是由于对老挝政治棋盘上两个极端派别施加压力的两种基本势力之间的冲突，而且也由于国内正常的夺权斗争。迄今为止唯一能够把对立的各派集合在自己周围的是中立派及其领导人，他是这个国家一直处于可能保证稳定的各种政治组合的中心的唯一政治家。即使是在今天，尽管有困难，富马亲王仍然希望，日内瓦协议的有效性可以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基础，条件是他对问题的新探讨是在经过合理地审慎判断的情况下进行的。

37. 但是，柬埔寨的国内形势是不一样的，在那里，对中立的承认并不存在因内部各种朝着相反方向走向外部互相对立的引力两极的力量的相互倾轧而受到破坏的危险。

38. 最后，这个小国所作出的榜样，包含着一种道义上的因素，尽管这个国家处在一种微妙的地位，它仍然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呼吁，要求承认它的和平

愿望，在和平中巩固它的主权，以及使它的国土免受一场它所不希望的无论是在邻国领土上还是在本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的牵连。

39. 摩洛哥代表团本想把注意力仅仅放在柬埔寨提出的关于对它的领土和平民的侵略行为的控诉上。要是那样，我们本来就会和安理会各位代表一起共同谴责那些事件，并且同它们一道谋求符合于高棉王国政府的尊严和利益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补偿办法。同时我们也会为寻求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的途径和办法而作出了贡献。如果我们先前研究我们面临的问题时仅仅限于我刚才概括提到的那种行动的严格范围，那么我国代表团也就可以算是已经充分地履行了它的责任和义务了。但是，安理会主席和各位代表一定会欣然同意我们的这一看法：柬埔寨的控诉不能因议程项目名称而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之内。谈到的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跟整个这个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是紧密相联的。如果我们把当前的讨论局限在一个极其表面的范围之内，我们就无法为深入持久地改善柬埔寨与越南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作出贡献，同时也无法对原先叫做印度支那的那个地区所出现的种种问题的因果联系一起加以公正地考虑。而且，在此以前发言的人在他们的发言中，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都详细地谈了这个问题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因此，很自然地，摩洛哥代表团不仅应当表示它自己的关注，而且应当传达许多国家的同情和忧虑，这些国家已在一些国际会议上发表了它们对东南亚形势的看法，并且对柬埔寨王国政府要求保证其领土中立的合法愿望表示了同情和支持。

40. 主席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证，在安理会外面，人们正抱着极其关切的心情注视着这场辩论，特别是我所荣幸地代表的那部分世界舆论更是这样。对所有的论点都作了仔细的分析，因为真正的问题不仅仅是恢复柬埔寨和越南共和国之间的睦邻关系或改善柬埔寨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也是世界这样一个地区热望和平的问题：在那个地区，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打着各种不同旗号的战争一直在进行，危害有关国家的人民。当这些国家的人民意识到他们互相残杀并不总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也许会完全出于厌倦而不惜任何代价去接受和平。正因为这

样，在安理会提出的各种论点证明，联合国各会员国的特别关注是有道理的，这些论点各自的优点都必须同样客观地予以估计，特别是那些现在直接卷入的大国的观点更须如此。

41. 我们特别满意地注意到，法国代表团第一次在安全理事会，而且是在象目前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明确地表示赞同不结盟国家长期以来往往是单枪匹马地竭力捍卫的立场。如果这一事实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中对我们具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它的意义就在于第三世界国家可以抱着更大的希望期待各大国日益理解不结盟政策，而在过去，这种政策是受到误解的，有时甚至遭到了谴责。

42. 如果说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本身这样明确地采取支持柬埔寨的立场，那是因为我们忠于一种摩洛哥从一开始就完全坚持的政策。在所有的国际会议上，它为通过以身作则来促进这一政策并加强其对各国关系的道义影响而作了不懈的努力。

43. 我们希望，刚才我以摩洛哥代表团名义发表的对安理会审议的问题的意见，将被理解为是表明我们对于和平和战争的政策，以及对于任何国家不以地理上的特定地区的局势为转移而自由选择其对外政策的政策。不能从意识形态内容的角度把这些意见说成是赞成一方或另一方所取的一种立场。不同制度和对自由的不同观念的并存，是我刚才所说的情况的直接的自然结果。现在联合国的这个机构正在审议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们已经诚恳地表述了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基本方面的看法。

44. 但是，我们也不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是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² 还是一九六二年的日内瓦会议，³ 都不是在联合国行动范围内或在联合国的职责范围内召开的。这些会议的召开是协商和一致行动的结果，其目的是结束印度支那战争，或防止再度发生战争。但不论是这方面的倡议，还是这些谈判及其结果，都丝毫没有使联合国的任何机构承担义务。当然，我们对这两次会议达成的和平安排都是感到高

²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召开的关于在印度支那恢复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³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二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解决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

兴的。但是，自从两次日内瓦会议召开以来，有关决议的执行和时局的发展，一向是在联合国的权力范围之外，而一直处于同意这些决议的那些大国的独家控制之下。我们感到合乎逻辑的是，联合国大概不会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实质作出决定，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仅仅出于礼貌才把有关这个问题的情况通知联合国，或者有时候要求它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斡旋以避免一场严重的危机。

45. 人们会记得，在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期间〔第一〇八五次会议和第一〇九四次至第一一〇三次会议〕，我们曾经对我们那些想要安全理事会通告废除苏黎世协议和伦敦协定的朋友们说：在我们看来，根据国际法，安理会没有权利就那些在联合国之外达成的协定是否有效问题作出判决，而是应由当事各方自己去想办法自由地解除他们在一起自由地商定的东西。

46. 我们曾经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意见，认为日内瓦会议所制定的文件，只要是怀着同等的诚意予以利用，仍然是可以用来解决目前柬埔寨面临的问题的。

47. 只要在协议上签字的某些当事方面仍然信守这些协议，那么安理会就不能使其他方面摆脱它们所承担的义务，采纳他们关于这些协议是否有效的观点。但是，我们确实认为有关各方的首都之间进行接触——目前出现的危机反而可能便于进行接触——也许会提供摆脱僵局的最合适的办法。

48.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必须指出，目前我们的代表团还不可能对某些已经向安理会提出的有关行动方针的建议明确表示态度。这种行动方针很可能导致建立一个机构，其任务是着重通过对边境进行监督的办法来协助当事双方，从而避免再度发生象提请我们注意的那样的事件。柬埔寨代表团已经提出了某些建议；昨天我们也听到了越南共和国代表在他的发言中提出的另外一些建议。今天下午，美国代表又作了长篇发言，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这个建议同美国代表团第一次发言〔第一一一八次会议〕提出的建议是有联系的。我们仍将和其他代表团保持紧密接触，这些代表团的良好愿望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努力是令人鼓舞的。我们希望能达致某种方案，使有关各方能

建立起它们都同样真诚地希望在它们之间建立的那种友好谅解关系。

49. **主席：**现在请柬埔寨代表发言。

50. **胡森巴先生（柬埔寨）：**我现在的发言是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的发言和我本人在上次安理会会议上的发言的继续。如果不是由于在先前的几次会议上某些代表团，特别是越南共和国代表团，乘机企图用诬蔑性的说法和旁敲侧击的敌对手段来毁谤柬埔寨的独立和中立政策，我这个发言本来是没有必要的。

51. 正如我昨天所讲的，每次事件发生——不论它是在蒙村、昌特里亚、达埃，还是在特洛发生的，我这里仅仅提到最近这几次使我们受害的袭击——后，我都和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各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武官、新闻专员，以及国内外新闻记者一起，亲自访问了现场，他们都能够证实美国-南越军队对柬埔寨人民的袭击及其所造成的破坏程度。这是目击者的见证，而不是一篇含糊其词的哲学论文，也不是一项带有仇恨或者某种其他情绪的政治声明。我之所以故意说是“目击者的见证”，是因为美国-南越军队对柬埔寨领土的袭击确实是一清二楚的。在袭击的同时，发生了犯罪行为以及偷窃、虏掠和强盗行为。

52. 我认为，这是一种足够严重的袭击，安理会应当予以审议，因为所发生的事恰恰是对于一个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独立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的一种地地道道的侵犯。

53. 南越政府代表在他昨天的发言中，以他自己的方式分析了他所谓的“柬越边境事件问题”。他自己也说，最近几年这些事件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但接着他又公然极不老实地说：“越南才是这些事件的受害者”。这样，他就颠倒了角色，把被袭击者变成了侵略者，把受害者变成了罪犯。当死伤者就在那里要求赔偿的时候，人们怎么能够老实地相信一个代表——不管他是多么卓越的一个代表——的毫无道理的说法呢？

54. 曾经有一段时间，南越政府什么都推说不知道，什么都矢口否认。它甚至连证据都予以否认。它拒绝承认由他们的军队挑起的事件；它顽固地全盘否

定柬埔寨王国政府提出的所有正当控诉。今天，当南越政权被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弄得很窘而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自己的面目时，它又想另找退路，一面承认它的罪行，一面又把这些罪行归咎于什么“边界划得不清楚而守卫又不严”。王国政府不能接受下述说法：南越武装部队根本没有意识到它们已经越界进入了柬埔寨，因此那不过是无意中犯的错误等等。事实上，国际监督委员会以及外国武官们的调查结果都证实，在那些以天然界线十分清楚地划分边界的地方，是不可能发生这种错误的。另一方面，姑且不去管这些证据而做个假设：就算越界是出于误犯，那么美国-南越军队蓄意屠杀高棉农民，掠夺和破坏柬埔寨村庄，总不能说也是出于误犯和无知吧。比如，拿袭击昌特里亚的事件来说，那里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只有昌特里亚一个村庄。南越代表团团长黄文高将军曾应王国政府的邀请到过现场，他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他对居民和报界说：“我无法理解这怎么会搞错……我要给西贡打电报要求惩办肇事者。”

55. 关于达埃事件，越南共和国代表照着他们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发表的联合公报行事，只字不提南越装甲部队进行恐怖袭击，造成无辜的高棉农民死亡，并掠夺居民财产这一事实。这也同样不可能是由于搞错了，因为这个地方边界的标志很清楚，在越南那边是森林，在柬埔寨这边是开阔的平原。美国武官和其他国际观察员，其中包括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成员，都能亲眼看到这一点。应当指出，美国-南越武装部队向手无寸铁的高棉老百姓开枪，然后，非法逮捕我三名省防军，又继续深入高棉领土。第二天，即一九六四年五月八日，这些部队又在特洛地方越界，而这里的边界同达埃一样是划得很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怎能谈得上是出于误犯呢？

56. 西贡政府代表说，他的政府曾真诚地而且痛痛快快地设法弥补他们的侵略行动。事实上，它只作了一次道歉——而且是在事件发生后一个多月，那是在袭击昌特里亚之后——当它罪恶昭彰的侵略行为已被证实的时候。此外，赔偿损失纯粹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根本没有继之以行动。至于其他凶残的侵略事件，南越置国际监督委员会和其他国际观察员的调查结果于不顾，仍然声称这些事件并不是真正发生在柬埔寨境内。

57. 西贡政府代表还举出永乐事件以及 L-19 型侦察机被我歼击机击落一事作例子，提出所谓柬埔寨武装部队侵犯南越领土的问题。关于永乐事件，王国政府断然予以否认。这种对柬埔寨王国部队的指责，是西贡报界惯常搞的宣传运动的一部分。奇怪的是，现在又听到南越代表重复这种指责。至于被说成是在南越领空被柬埔寨歼击机击落的 L-19 型飞机，事实是这样的：这架飞机当时正在指挥对昌特里亚进行袭击，而且是位于柬埔寨领空；柬埔寨歼击机在向它发出例行的警告之后，该机却仍在昌特里亚上空飞行时，才将它击落。据西贡报纸报道，机上人员一名当场毙命，另一名驾机返回，尔后，飞机在南越土地上坠毁。而南越代表的解释则是：发动机中弹后飞机即突然停止飞行，随即垂直坠落，这就显示出一种颇为奇特的弹道学概念了。

58. 关于所谓边界线没有划清楚的说法，我想在这儿提醒一下，柬埔寨的所有边界早已在文件和详细地图上划定了。尽管这条边界线的划法对柬埔寨不利，柬埔寨还是严格地予以遵守，但是柬埔寨希望它的邻国不再对留给我们的这条“最低限度的”边界线提出异议。

59. 西贡政府提出的另外一个心爱的而且是我们的盟友如此津津乐道的论点是：柬埔寨已被用为越共部队避难和补给的地方。王国政府再一次断然拒绝这种无稽之谈。任何人如果听信南越政府代表这种无根据的说法，就会以为遗弃在战场上的是越共的尸体和伤员。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所有受害者都是高棉的和平村民。

60. 在昌特里亚事件中，南越空军的目标之一显然是村里的那座塔，留下的一溜弹坑和它们的方位都证明了这一点。当我们乘直升飞机经过现场上空时，黄文高将军也看到了这一点。越南共和国代表本人就是佛教徒，他将会正确地评价这种亵渎圣物的行动。

61. 关于在袭击特洛时所谓追击越共的问题，我们必须指出，我们的部队在前一天，在美国和南越军队屠杀达埃村民以后，就已进入边境阵地，特别警惕地监视着边界，正象我在上面指出的，这是一片开阔

的连绵不断的平原，所以它是更便于监视的。在这个场合，也和其他场合一样，连一个越共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更谈不上成营的越共了。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和国际观察员，其中包括美国武官，实际上都亲眼看到了这次交战是在高棉领土上在王国政府军队和西贡政府军队之间进行的。

62. 正是为了制止关于我们向越共提供庇护和给养的种种指责，柬埔寨才建议对它的边界实行普遍的国际监督。南越关于设立一个专家委员会来划定柬埔寨-南越边界的建议，对柬埔寨王国政府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在事实上意味着对现在的边界线提出异议。如果南越方面想用这种权宜的办法对边界提出异议，那么柬埔寨方面也就不得不对当时被法国当局错划给南越的某些高棉领土重新提出主权要求。

63. 关于南越提议组织混合巡逻队共同合作监督边界的问题，我们必须再一次指出，南越的内战是那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中立的柬埔寨不能以任何方式在军事上介入。因此，柬埔寨将继续坚持它的一贯立场，即不许越南人进入它的领土，不管他们是政府军也好，越共也好。如果需要证明，我只要举出一位南越将军的情况就够了。这位将军想到柬埔寨避难，但是他同他的部队一起都被柬埔寨王国军队解除了武装。还有，现任西贡政府副总理的阮宗环先生当年和吴庭艳政权作斗争时，曾要求柬埔寨予以援助，但是毫无结果，这个例子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64. 而且，正是为了确认和加强这种绝对的中立，柬埔寨才极力主张由国际监督委员会对它的边界和领土实行普遍的监督，因为只有这个委员会才能够保证对边界实行有效的、持久的监督。

65. 这个委员会已经在那儿，就在现场；而且，正象法国代表昨天在发言中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建立任何全新的机构都将肯定是一桩“缓慢、困难而费钱的事”。

66. 当前的局势是由于不遵守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所造成的，因此，重新召开一次日内瓦会议，以保证柬埔寨的领土完整和中立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我们的中立是渊源于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新的日内瓦会议的任务将是确定国际监督委员

会的权力，同时向它提供必要的手段，使它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样，就会彻底消除高棉和越共同谋这一编造的谎言。在这方面，我虽然对美国代表史蒂文森先生相信这种神话感到遗憾，但是我愿意同意他所说的这番话，即“这个地区的另外一些人不准备听任柬埔寨人民和平地独立地实现自己的目的”（S/PV.1119，第67段）。对我们来说，不允许我们过和平生活的就是那些对我国采取侵略和一贯敌视政策的国家。

67. 南越代表昨天说，柬埔寨对于把用来制造炸药的化学品秘密运入南越的行为给予鼓励。对此，王国政府也要坚决斥责这种诽谤性的说法，它的明显目的是要在国际舆论中制造混乱，为美国-南越军队的屡遭挫折辩解。

68. 这种对柬埔寨一贯敌视的政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这种政策是西贡历届政府所推行的。早在一九五九年二月，当时以铁鞭进行统治的南越吴庭艳政权就在一场企图推翻柬埔寨国家政权的阴谋中被当场抓住。高棉的卖国贼达琼将军接受了西贡政府直接援助的武器和各式各样的津贴，阴谋破坏柬埔寨的中立政策。在驻金边外交使团和全体外国观察员在场的情况下，证实了达琼曾同越南共和国驻柬埔寨代表吴重孝紧密勾结。展出的最确凿的证据表明，达琼将军反对我国、破坏我国的独立和中立的叛国计划是在国外拟定的。吴重孝——他在国内曾接连身居要职，在座的越南代表对这个人应当是很熟悉的——并不是这一链条的唯一环节，南越两名无线电专家和美国大使馆一个名叫维克托·松井的成员的反对高棉活动也被揭露了。

69. 今天，这种一贯敌视柬埔寨的态度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剧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政客步着西贡当局的后尘，竟公开主张把战争扩大到柬埔寨。不管这是为了竞选或者别的什么目的，事实仍然是：尼克松先生、戈德华特先生和洛克菲勒先生，都急于要在美国制造南越的冲突可能扩大到印度支那半岛所有国家的舆论准备。华盛顿邮报援引一位肯定是可靠的人士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赞成直接干涉柬埔寨，以便推翻高棉的国家元首。面对如此确切的报道，我们很难不去相信一场威胁高棉民族生存本身的严重危险已迫在眉睫。尽管美国政府作了保证，史蒂文森先生在这里对柬埔寨国家元首表示了友好

和钦佩的感情，但是，鉴于以往的经验，我们不能不担心这些讲话将再一次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在柬埔寨身受其害的所有侵略事件中，那些所谓的美国顾问都积极地参加了作战。美国代表不顾铁的事实，继续否认在这些侵略事件中有美国人“在场”；但当地居民已经明确地证实了这一点。

70. 如果美国认为它不对这些边界事件负责的话，那么这种看法是高棉人民无法同意的，尤其是这是边境居民无法同意的，因为由于有美国军官参加而腰杆子更硬的南越军队前来蹂躏他们村庄、屠杀他们亲人的事，他们实在见得太多了。

71. 直到现在为止，美国只承认在袭击昌特里亚时有美国人参加，而且这还是因为美国已被当场抓住的缘故。但是它仍然否认在进攻达埃和特洛时有美国“顾问”参加，尽管有南越俘虏阮光松作证——这个士兵现年二十四岁，军号 101645，隶属南越军队 SP 4956 装甲兵第一团第四支队。我还要补充说明一点：这个俘虏是由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审讯的，当时国际观察员其中包括美国大使馆武官也在场。

72. 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柬埔寨有权要求联合国创造必要的条件，使柬埔寨能够和平地生活。

73. 第一，这些证据确凿的对柬埔寨的侵略行为，必须予以正式谴责。

74. 第二，我们要求负有责任的方面采取措施，使类似的行为不再发生。

75. 第三，对美国-南越军队的侵略行为的受害者，必须赔偿损失，虽然不论什么样的补偿都永远不能使我们的死者复生，不能使我们的创伤愈合，也不能使我们忘却这些丑恶的罪行。

76. 第四，柬埔寨敦促安全理事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即尽早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以便通过承认和保证我国的中立和领土完整，来有效地和持久地解决全部问题。

77. 在这方面，对那些想援引老挝的局势，拒绝我们要求召开那样一个会议的人，我想提醒一下，两者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柬埔寨从一九五

四年日内瓦协议签定以来，就一直推行中立政策，而老挝当时还在摸索自己的道路。我国的中立成了经柬埔寨议会一致通过的一条法律的主要内容，并明确地载入了我国宪法。另外，某一项协议已被违反，并不能成为不缔结其他协议的理由。

78. 新的日内瓦会议将会正式确认柬埔寨的中立，并在国际范围内保证柬埔寨的领土完整。它还将促使结束目前我们所遭受的侵略，并按照联合国的宗旨来维护地球上这部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79.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认为，在听了今天的一些发言之后，尤其是听了美国代表史蒂文森先生的发言之后，有必要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

80. 美国代表又一次耽迷于制造神话。但是应当指出，有时神话得以和事实很好地相处，但这是不能持久的。事实由于其性质本身和心理学上的原因，总是要对神话进行反抗或造反的。事实之所以要起而反抗，是因为有人企图不去考虑它。事实总要反抗并且报复那些失去现实感并拒绝正视事实真相的人。

81. 美国代表在刚才的发言中对柬埔寨外交大臣、法国代表、苏联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所作的发言表示不满，因为他们都认为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保证柬埔寨的中立和主权完整是不可少的。

82. 我们的美国同事，不仅不承认美国武装部队对联合国会员国柬埔寨犯有侵略罪行，并以应有的负责态度和勇气向安理会宣布，美国政府将象一个大国应该做的那样，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止再度发生侵犯柬埔寨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犯罪行为，反而想尽一切办法首先为自己、然后为它的西贡傀儡打掩护。

83. 而且，美国代表忘记了，他的国家今天在这里不是原告——就象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而是被控犯有明目张胆地严重地违反联合国宪章和日内瓦协议行为的被告，他以教师爷自居，教训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柬埔寨的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84. 美国代表没有说他应该说的话，也没有说安全理事会期望它说的话。想叫别人不再指责美国侵

略别的主权国家，首先美国就应当结束它那遭到一致谴责的侵略别国的政策。

85. 柬埔寨外交大臣胡森巴先生——他显然最了解他的政府应该做什么，来保卫他们的边界不受侵略，并确保柬埔寨的内政不受干涉——已经清楚地阐明了他的政府的立场，并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极为明确的要求。

86. 对柬埔寨政府的立场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它要求谴责美国-南越军队对柬埔寨领土和平民一再犯下的侵略行为。它要求承认这种行为的责任全在于美国政府和西贡政权。

87. 关于这一点，应该要求这两个政府对蒙村、昌特里亚和达埃的受害者给予公正的赔偿，并要求应对这种侵略行为负责的方面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发生任何新的侵犯柬埔寨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最后，应该支持召开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以便按照柬埔寨政府明确表示的合理愿望，确认和保证柬埔寨的中立和领土完整。

88. 美国代表在这里详细说明了柬埔寨和南越地区的形势，现在我要提醒安全理事会各位代表注意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美国对东南亚的军事干涉。

89. 我指的是最近几天美国国内发出的、要求扩大美国武装部队在这个地区的军事活动的极端好战的呼声。就在五月二十四日，那位声名狼藉的、一心想当下一届美国总统的参议员戈德华特，发出了一通杀气腾腾的叫嚷，主张美国在南越进行的那场战争中使用原子武器。这个“狂人”的头目的野蛮叫嚣，引起了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愤怒和义愤，以及对于和平与安全可能受到更严重的威胁的理所当然的担心。今天在美国出现的这些嗜血的叫嚣，这些原子狂的征兆，跟华盛顿关于美国热望和平及维护国际安全，关心缓和紧张局势等等声明，怎么能协调得起来呢？

90. 当然，有人会说，戈德华特参议员只不过是一个和其他公民一样的公民，一个孤立的声音，因此用不着去注意他说的那些话，这种话并没有任何危险性。我们不能同意这个观点。这些主张的危险性及其极端有害性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就象人们说的，只有

瞎子才不怕蛇咬。戈德华特参议员要在这一场人们现在正式称之为“美国政府的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狂热现在则更加危险，因为人们知道，美国政府打算在这个地区乞灵于核武器远非头一遭。

91. 一九五四年，即十年前，离广岛和长崎原子弹轰炸的恶梦还不到十年，美国的某些人士就制定了在印度支那使用原子武器的计划，这且不去说它。而且，比方说，就在今天五月二十六日的纽约时报上，H. 鲍德温撰文写道：“长期以来，五角大楼就一直在研究”在这个地区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按照这位记者的说法，戈德华特参议员只不过是“把讨论的某些部分带到政治讲坛上来”而已，也就是说，当他发出他那肆无忌惮的叫嚷时，他透露了某些先前是秘密的东西。但是，鲍德温又接着说：“某些美国军事人员在用以应付意外情况的计划范围内是支持这样的行动的。”

92.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指出，至今美国仍然没有一个官方人士出来谴责戈德华特参议员公开宣布的血腥计划。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当然，这个问题本来是应当由美国出席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来回答的。

93. 不幸的是，史蒂文森先生在这方面没有做任何事。安全理事会没有听到他对这一问题作任何说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他这种沉默呢？他这种沉默是出于愤怒和生气吗？恐怕还不如说是一种默许吧？

94. 今天，美国政府的高级代表们对当前东南亚的局势不是呼吁诉诸理智或要求克制，而是发表许多与此完全不同的讲话。

95. 最近，五月二十二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先生声称，美国可能会“扩大”目前在南越进行的“战争”。这样一来，戈德华特参议员主张使用原子武器的这一热切愿望，岂不正是反映了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官方政策吗？

96. 既然美国代表认为可以在他的发言中用这么长的篇幅谈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政策，安全理事会就有理由期待他现在能对上述这一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作出解释。由于对这一问题缺乏明确的回答，美国代表关于他们国家在该地区追求的是和平目的的保证

就更加象是空中楼阁了。向南越派遣成批的美国大兵，这些美国大兵又对柬埔寨犯下侵略罪行，这些都是明显地与美国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发言背道而驰的。

97. 对于美国人干预东南亚事务是出于一种完全无私的动机的这种说法，不需要特地去反驳它。美国政治家们的自供状就足以驳斥这种说法了。这里举几个例子。

98.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他去年出版的回忆录⁴里面，相当坦率地解释了美国之所以认为必须对世界这个地区进行武装干涉的理由。据这位美国前总统说，如果西方大国丢失这个地区的关键阵地，就将导致它们“在资源方面丢失贵重的锡矿和非常丰富的橡胶和大米的资源”。

99. 人们可以把这位美国前总统——我们都记得他是参与了美国武装干涉南越的最早的决策的——这一使人信服的解释拿来同把在南越进行血腥战争的美国说成是“无私”的说法加以对照。我建议那些不知道这一解释的人读一读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第333页。

100. 美国代表为了美化其干涉南越的真正动机，认为最好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说成是得不到人民支持的人。对此，我要再一次引述艾森豪威尔的话。这位前总统在他的回忆录第358页上写道：

“敌人”——艾森豪威尔这样称呼越南游击队——“得到民众的拥护，很多居民帮助他们，有时给他们提供掩蔽所，有时给他们送情报。”

我们还建议大家读一读第372页。在这里，艾森豪威尔承认，既然游击队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交通线，“这就意味着群众支持敌人”。最后，在回忆录第337页和第338页中，艾森豪威尔公开说，人们普遍地认为，如果当时在整个越南举行普选，人民政权本来是会在全国取得胜利的。

101. 读了美国前总统回忆录这样的权威著述，人们更能看出美国的官方宣传现在想方设法要掩饰的是什么东西——那就是美国对南越进行干涉的目的，

⁴D. 艾森豪威尔，白宫的年代：改变的要求，1953-1956年（纽约花园城达布尔代公司，一九六三年版）。

正是在于阻挠越南人民通过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选举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意愿，而目前同美国的武装干涉进行斗争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始终是反映越南南方人民的意志的。

102. 如果美国代表还要争辩的话，他就应该找美国前总统辩论去。我祝愿他一切顺利。但是，在进行这样的讨论之前，美国代表最好还是在他的武器库里添加一些事实。

103. 关于这一点，我要提醒安全理事会注意莫尔斯参议员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在美国参议院的讲话，⁵其中他着重谈到：

“我用了一些时间就越南问题反复盘问了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一些证人。每当我问他们：‘你在南越发现过来自北越、赤色中国、柬埔寨或其他地方的军事人员吗？’回答总是：‘几乎没有’……在南越没有发现过任何重要的外国士兵的队伍。武器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长期以来，越共是用他们缴获的政府军的武器，而不是从共产党国家进口的武器装备来武装自己……在南越的外国士兵是美国士兵，而不是北越士兵或老挝士兵。多么尴尬的局面！多么的自相矛盾！美国正在谈论来自北越和老挝的入侵，但是，当我们就这个问题盘问我们的官方证人时，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没有能够发现很多的入侵者。然而，共产党却指责我们违反日内瓦协议，在南越保持一万六千名外国士兵。”

104. 翻阅一下莫尔斯参议员关于日内瓦协议的讲话也是很有意思的。下面也是他在今年五月二十一日讲的话：

“日内瓦协议没有赋予我们任何权利，因为这些协议本身禁止输进任何超过一九五四年水平的额外军事援助……我们甚至没有在内瓦协议上签字，可是从那时以来，我们却一直违反这些协议。我们已开始把我们的青年派进去，在援助南越方面，总共花费了五十五亿美元。”

⁵见美利坚合众国国会记录，第八十八届国会第二次会议会报和辩论集，第一一〇卷，第11227至11232页。

105. 最后，莫尔斯参议员在关于召开一次柬埔寨问题会议的问题上提出了清醒的主张：

“照我看来，亚洲的形势要求我们到会议桌边去，而且越早越好。”

期待美国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表类似的讲话，本来应当是合乎逻辑的。

106. 请允许我再说几句。我们看到在上次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出现的、苏联代表团曾提请大家注意的一些荒谬现象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对于南越政权的性质，我们现在不想多讲了。不管它用什么名称，它的傀儡性质并没有变。至于苏联对西贡政权的态度，我们的立场已经在苏联代表团五月十九日和二十一日两天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清楚地阐述过了〔第一一八次、一一一九次、一二〇次会议〕。安理会各位代表记得，我们曾表示反对允许西贡政权代表以南越人民的名义在安理会发言。

107. 现在，我想提请安理会对另外一个荒唐的现象予以注意，这就是：西贡政权的人是怎么取得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的身分的。首先，这种身分没有任何法律根据。我们知道，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基本文件，都没有规定给予这样的身分。那么在“蓝皮书”中，除了联合国会员国正常派遣的代表以外，还提到一个所谓“越南常驻观察员”，这究竟有何根据和理由呢？我们知道，是美国国务院操纵着西贡傀儡。我们知道，全部问题是靠发给允许在联合国所在的那个国家居留的签证办法解决的。主管签证的美国国务院根据它自己的利益，决定谁可以进来，谁不可以进来，谁可以当观察员，谁不可以当观察员。既然派遣“常驻观察员”的问题，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由美国国务院决定的，那么，让这些傀儡以他们是附属于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这一真正的身分出现，岂不是更合乎逻辑吗？

108. 史蒂文森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苏联发言的费德林先生对我们这个自由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太了解，这是显而易见的。大使先生，请允许我简单地说明一下，我国政府分为三个部门：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制订法律的是立法部门，执行法律的是行政部门，解释法律的是司法部门。在现行法

律的规定范围内，美国的对外政策是由行政部门，而不是由戈德华特参议员或任何其他参议员决定和执行的。

109. 如果我对他的有时模糊不清，但一般总是带有侮辱性的语言没有理解错的话，苏联代表是要求我清楚地、毫不含糊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是“和平的成分多一些”，还是“战争的成分多一些”。我很高兴重复那天我在安理会讲的话，以此来回答他的问题。如果我们的苏联同事愿意好好的听，那么今后也许会节省我们一些时间，但是我不知道那样做是否会损害他那神话般的修辞学的效果。我国一位智者有一次说，没有比看到一个美妙的神话被可怕的事实所粉碎更为可怕的事了。

110. 下面是我曾经说过的话。我本来没有预计到还得去重复它。但是我欢迎有这样的机会。五月二十一日我在这里发言时曾说：

“首先，美国在东南亚的任何地方没有，我再说一遍‘没有’任何美国的军事目的。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很简单，这就是恢复和平，使这个地区的各国人民能在没有外来干涉，并与他们自由选择的任何人联合的情况下，处理他们自己的独立事务。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我的话已经够清楚了。

“其次，美国目前卷入越南共和国事务的一个原因而且是唯一的原因是，越南共和国请求美国及其他国家政府帮助它进行自卫，以抵御从外部煽动、装备和指挥的武装进攻。”〔第一一九次会议，第38-39段。〕

111. 时间已经很晚，请代表们原谅再留一会儿，我想补充几句。苏联代表继承了冷战的最坏传统，在这儿使冷战复活，他在我面前就美国未来可能在东南亚采取的军事措施发表了一通议论。他没有解释——对此，我们毫不奇怪——河内政权在它强大的共产党盟国的援助下，多年来在它的邻国老挝和越南共和国的领土上所采取的军事措施。

112. 正是河内政权所坚持的肆无忌惮的军事行动，才对东南亚和平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构成了长期的威胁。这，而且只有这，才是东南亚发生战争的原因所在。如果共产党国家停止它们的侵

略，美国政府就将不再需要帮助这些国家捍卫自己的独立和维护日内瓦协议。

113. 除非这些国家确实停止它们的侵略，否则美国就将决心象我上星期向安理会保证的那样，通过一切必要的方法帮助东南亚的自由国家保持自由。

114. 我相信美国的立场是清楚的，而且清楚得足以使苏联代表感到满意的。

115.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同事史蒂文森先生，他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美国国内政治制度基本知识的课，完成了一项费力不讨好的任务。

116. 谈到这儿，我想引用一句日本谚语：“从远处看，阴暗处或雨伞下的女人是迷人的。”如果史蒂文森先生的话是在教室里讲给小学生听的，也许他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这儿不是课堂，我们也不是初学政治和国际事务的人。

117. 接着，我们的美国同事用强硬的语调，谈到“冷战”这一他心爱的主题。冷战不是我们的发明；它不是从我们的土地上诞生的。它对于我们是陌生的。它完全属于美国政客和外交家的权限和责任范围。

118. 如果我对我的美国同事说，他为了说些漂亮话而浪费了他的时间，我希望他会原谅我。象我们曾经看到过的那样，他又一次企图用这些漂亮话回避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这就是：美国对于它的侵略行动所应承担的责任问题。他本来应该谈的是这个问题，但是，他显然说不出任何证明自己有理的话来。安全理事会应该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

119. 至于这个或那个国家的社会组织，这是一个内政问题，属于每个国家的管辖范围。在这方面，我们根本不愿意干预。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制度，其中包括美国的制度，都毫无理由公开地明目张胆地宣传原子狂热。那是得了重病的病人说的胡话，这是一种在健康的社会里应该作为反人类的罪行加以制止的狂热。对这些应该强制他们穿紧身衣并使之恢复理智的人，我们的美国同事不应该给予保护。

120. 遗憾的是，美国代表只有使用不文明语言的胆量，而不敢用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语言来客观地说明美国的侵略行为。

121. 我们冒昧地希望我们的美国同事全神贯注地、严肃认真地研究一下安理会许多代表，特别是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摩洛哥的代表以及柬埔寨外交大臣的发言，希望他能用应有的现实主义和谅解的态度看待他们的发言，并就这个问题的实质给我们一个答复。

122. 按照我们早已确立的程序，我不想再多占宝贵的时间——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连续翻译只要译成法语就可以了。

123. **主席**：今天下午，在我的名单上再也没有人要求发言了。在和同事们商量以后，我想可以在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继续开会。我很希望明天中午以前能结束一般性辩论。因此，还没有发言而希望发言的代表们，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在明天上午阐明他们政府的观点。

下午六时三十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